

九尾龜

醒世小說 九尾龜第十一集目錄

- 第一百六十一回 雙潑醋當場爭口舌  
第一百六十二回 杜春心嚴親憐少子  
第一百六十三回 逢舊侍深宵談秘戲  
第一百六十四回 逼殘年信人借債  
第一百六十五回 逐香塵游春馳綺陌  
第一百六十六回 巧機關深謀排陷阱  
第一百六十七回 蓄深心連環施妙策  
第一百六十八回 假纏綿愛語穩痴人  
第一百六十九回 阻觀光無端嬰小極  
第一百七十回 發清言高論寄牢騷  
第一百七十一回 證心期三生傳慧業  
第一百七十二回 賦皇華小星隨使節  
第一百七十三回 慰離悰傾心結幽悽  
第一百七十四回 暮夜金奸奴行重賄  
第一百七十五回 聯中外名妓說英雄

- 單相思狹路刦伶人  
困債臺名妓嘆窮途  
索新連軟語媚乾娘  
喪良心小子探囊  
騁飛車奮勇捉瘟生  
奇遇合豪客入牢籠  
狙纏頭反撲出奇文  
真懊惱芳心乖夙願  
喜同心着意護檀郎  
訪桃源良朋聯伴侶  
聽眉語一晌醉風情  
開綺席大尉遇佳人  
上手本屈膝拜紅裙  
美人計相國贈明珠  
鬧平康宵人張虐饑

醒世小說九尾龜十一集 目錄

第一百七十六回 殺風景惡客試尊拳

棄塵寰佳人悲薄命



醒世小說 九尾龜第十一集

第一百六十一回 雙潑醋當場爭口舌 單相思狹路劫伶人

上回書中說到辛修甫同着陳海秋等在天仙看戲。忽然頭包裏頭一個少年女子和那二包裏頭的姚月仙大鬧起來。姚月仙那裏肯讓便也挺身而出。要到隔壁去打他。那女子也怒氣咩咩的直撲過來。兩下相隔止有三尺路。兩下正要動手。幸而有幾個案目聽得樓上大鬧。連忙飛一般的趕上樓來。急急的兩邊攔住。橫身勸解。這個時候。辛修甫見他們大鬧起來。便也立起身來。張望只見那姚月仙被案目橫身勸解不得。近前更覺得滿心火發。便指著那個女子對着衆人道。你聽聽看世界路浪阿有實梗。少有些出見格事體。別人家弔勝子末弔來浪肚皮裏向吃醋末也吃來浪肚皮裏向阿有哈像。實梗吃醋弔勝子才放來浪面孔浪向倒說。廉家裏搭俚四五年格老相好哉。四五年格老相好末那呀。區區說得出實梗格閒話。俚自家末挂仔牌子做生意。倒要管牢仔相好勿許俚去弔勝子世界路浪也。無撥格號道理。曉那女子聽了姚月仙這番說話。更氣得金蓮亂頓。烈火橫飛也。指著姚月仙罵道。倪吃仔把勢飯。弔勝子是當官格。無哈希奇耐格。勿要面孔格。毳千人再有面孔出來。弔勝子阿是耐姨太太做做。得勿高興哉。再要出來做官人。別人搭俚弔勝子倒還勿要去說。俚獨獨挨著耐要搭俚弔勝子末倪定規勿許看耐阿有哈法子。姚月仙把舌頭一伸。頭顱一縮。道阿晴阿晴格是倪嚇得來魂靈才嚇脫格哉。耐勿許倪弔俚格勝子末阿是耐格家主公呀。耐有本事末管牢仔俚勿要放俚出來。弔勝子耐說勿許倪弔末老實勿客氣。倪定規弔定格哉。耐有哈格法子末來哉。倪等好來浪耐說。倪毳千人倪倒勿會挂哈毳千人格牌子。哩一席話把那女子說得又氣又恨。只指著他的臉大聲說道。耐再有面孔來浪。

嘆。嘆。惶。惶。倪。立。時。立。刻。去。叫。仔。宣。家。裏。格。老。烏。居。來。看。耐。再。敢。勿。走。姚。月。仙。聽。了。這。句。話。倒。不。覺。吃。了。一。驚。一。時。說。不。出。話。來。這。個。時。候。樓。上。樓。下。的。那。些。看。客。聽。得。樓。上。鬧。得。這。樣。的。天。翻。地。覆。不。由。得。大。家。都。立。起。身。來。回。頭。探。望。却。又。不。知。究。是。怎。麼。的。一。件。事。情。一。霎。時。人。語。喧。嘩。萬。頭。攢。動。那。門。口。的。紅。頭。印。捕。也。靴。聲。囊。囊。的。走。上。樓。來。姚。月。仙。見。勢。頭。不。好。又。被。那。幾。個。案。目。苦。苦。的。解。勸。又。怕。那。個。女。子。說。得。出。來。做。得。出。來。萬。一。個。竟。去。叫。了。宣。觀。察。來。這。倒。不。是。頑。的。只。得。自。己。做。個。落。場。道。今。朝。便。宜。仔。耐。格。爛。污。貨。明。朝。再。搭。耐。說。閒。話。說。著。便。頭。也。不。回。的。轉。身。便。走。那。個。女。子。見。了。紅。頭。印。捕。走。上。樓。來。心。上。也。覺。得。有。些。害。怕。更。兼。見。姚。月。仙。已。經。走。了。總。算。自。己。佔。了。上。風。便。也。不。敢。再。說。什。麼。也。帶。著。兩。個。大。姐。回。身。便。走。一。面。口。中。咕。咕。囁。囁。的。講。道。格。只。老。烏。居。討。仔。實。梗。格。一。個。姨。太太。轉。去。真。正。叫。作。業。辛。修。甫。等。看。著。他。們。做。出。那。般。的。形。狀。又。聽。著。他。們。說。出。那。樣。無。恥。的。話。兒。一。個。個。心。上。都。覺。得。十。分。好。笑。如。今。見。他。們。兩。個。人。都。已。經。走。了。檯。上。的。戲。已。經。做。到。長。板。坡。後。段。的。漢。津。口。辛。修。甫。等。見。時。候。不。早。便。都。無。心。看。戲。大。家。一。同。下。樓。回。去。剛。才。慢。慢。的。走。下。扶。梯。戲。檯。上。的。戲。已。經。演。畢。登。時。那。些。看。戲。的。人。就。和。潮。水。一。般。的。直。湧。出。來。辛。修。甫。便。拉。了。陳。海。秋。一。把。道。我。們。不。用。去。和。他。們。擠。在。一。起。等。一。會。兒。再。走。就。是。了。王。小。屏。道。我。們。走。側。門。出。去。也。是。一。樣。的。辛。修。甫。道。側。門。的。路。狠。難。走。而。且。也。狠。擁。擠。不。如。還。是。等。一。回。兒。罷。王。小。屏。聽。了。便。點。頭。依。允。等。著。那。班。人。略。略。的。散。了。一。散。方。才。一。同。走。出。門。來。到。了。門。外。辛。修。甫。一。眼。看。見。一。個。面。貌。狠。好。的。信。人。一。個。人。站。在。門。外。好。像。等。什。麼。人。的。一。般。辛。修。甫。仔。細。一。看。便。認。得。是。公。陽。里。的。沈。二。寶。只。見。他。秋。波。側。盼。兩。頰。微。紅。目。不。轉。睛。的。看。著。那。些。門。內。出。來。的。人。辛。修。甫。便。叫。了。一。聲。二。寶。道。你。在。這。裏。等。什。麼。人。沈。二。寶。抬。起。頭。來。看。了。一。看。見。是。修。甫。臉。上。不。覺。呆。了。一。呆。隨。口。說。道。倪。等。格。個。斷。命。格。阿。招。勿。曉。得。那。哼。再。勿。出。來。支。吾。了。兩。句。辛。修。甫。也。不。去。理。會。他。的。話。兒。是。真。的。假。的。對。著。他。一。笑。點。一。點。頭。便。同。著。陳。海。秋。等。

走了。過了。沈二寶見辛修甫等走了。依舊還是目不轉睛的望著門內出來的人等。了一回。只見門內走出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。男子面如滿月。膚若朝霞。猿臂蜂腰。肩平身削。匆匆的在門內走出來。剛剛一脚跨出大門。沈二寶見了大喜。登時間笑容滿面。心花怒開。不顧好歹。走上一把。便拉住了。那少年男子的口。說道。耐哈格到。故歇出來。介倪等。仔耐半日。哉那少年男子。出其不意。被他平空的這樣一來。倒不覺吃了一驚。連忙回過頭來。楞著眼珠。說道。你是個什麼人。平空拉我做什麼。沈二寶到了這個時候。也顧不得廉恥。笑吟吟的對他低聲說道。勿要實梗。噯到倪搭去坐歇末哉。那少年男子聽了他這兩句話。兒由不得心中一動。更兼沈二寶這樣滿面添花的和他講話。口中一陣陣的香氣直送過來。嬌喉巧嚙。脂香暗吹。不知不覺的抬起眼睛來。把沈二寶細細的一看。只見這個沈二寶。紅膩桃腮。波凝杏眼。容光飛舞。體態風騷。覺得眼睛裏頭好像電氣燈的一般。霍的一閃。這個少年男子看了這樣的一個麗人。站在面前。又是自己湊上去。和他鉤搭。心上那有不動的道理。便也不因不由的對著沈二寶微微一笑。沈二寶見了那少年男子。居然向他一笑。只喜得眉飛色舞。毛骨酥然。那一種說不出來的快活。直從心窩裏頭發出來。幾乎連自己的生年月日。都一概忘記得乾乾淨淨。正在這般時候。猛然又從門內走出一個五十多歲的人來。一見了沈二寶。拉著那少年男子的手。由不得心頭火發。鼻孔煙生。搶上一步。劈手把沈二寶的手盡力一拆。拆了開來。睜著兩個眼睛。對沈二寶罵道。你是個女子。怎麼一些兒。廉恥都不顧。千人百衆的所在。做出這個樣兒來。他一個小孩子。懂得什麼。你這樣的平空引誘他。天下那有像你這般的人。還不給我走開去。這沒頭沒腦的一席話。兒沈二寶雖然臉皮狠老。也被他罵得臉上一陣一陣的潮熱起來。要想就此撒手罷。看著這樣一個風流俊俏的人兒。心上那裏捨得下。要和他扭結固結的。軟纏一下罷。看著這個人。其勢洶洶的。兩只眼睛直勾勾的瞅著他。好像要一口把他吞下肚去的。樣兒。又覺得

有些怕他暗想。這個混帳東西，不知是他的什麼人。我常常聽得人說他的父親謝雲奎，拘管兒子，拘管得十分利害。不許他在外面混鬧，不要就是他罷。想著便嘆了一口冷氣，想要回轉身去，忽然心上一又轉一個念頭，覺得好容易今天候著了他，究竟有些放他不下，便老著臉兒硬著頭皮走上一步，對著那個人說道：「耐勿要來浪嘆嘆，惶惶倪格事體，勿關得耐。啥事倪弔膀子末也，挨勿著耐來管那個人聽了。」沈二寶這幾句說話，倒反呵呵的冷笑道：「你弔膀子不用我管說得好輕鬆的話兒，你弔別人的膀子，自然和我相干不來管你的閒事。如今你要和我的兒子弔起膀子來，難道也說不與我相干不要我管不成？」沈二寶聽了方才知道他真是謝月亭的父親，謝雲奎一時間閉口無言，十分慚愧，只得低著頭連連的往後倒退。謝雲奎回過頭來，一眼看見他那位公郎呆呆的站在一旁，還在那裏不住的偷眼注視，方才的那個女子，謝雲奎看了心上甚是生氣，望著他喝了一聲：「道你還不快快的回去，站在這裏看什麼？」謝月亭被他父親一喝，也嚇了一跳，連忙往外便走。謝雲奎緊緊的跟在後面，一同回去。沈二寶眼睜睜的看著謝月亭走了，好似不見了一顆夜光珠的一般，心上十分不樂，却又不敢去拉他，只得自己慢慢的一步一步捱到馬路邊上，那包車夫阿二、阿福兩個已經把一對藥水車燈點了起，來照耀得精光四射，已經在那裏等了好一會。沈二寶却好像沒有看見的一般，還在那裏東張西望的尋他的包車。直至阿二叫了他一聲，二小姐看什麼車子在這裏，沈二寶正在心猿意馬的拴縛不定，神飛意蕩的收束不牢，突然聽得車夫叫了一聲，方才猛然醒悟，越越的坐上車去，到了公陽里跑上樓去，連衣服也不換跑到關床上去，一頭睡倒，咳嗽嘆氣的心上，狠不自在一班娘姨大姐，明知他的心事，只好大家靜悄悄的不說什麼。偏偏的這個時候，又來了一起打茶圍的客人，沈二寶那裏肯出去應酬，只叫娘姨們出去和客人說。先生有病，睡在床上不能起來，一班房間裏人聽了沈二寶這樣的待慢客人，大家心上都有些不以為然，却又為著沈二

寶是自己身體。又不欠什麼債。不好說他什麼。只得由他。幸而這幾個客人。都是狠本分的人。聽見二寶有病。便不肯多坐。略略的坐了一回。便大家起身散去。這一起客人。剛剛跑了出去。接著又聽得樓下相幫高叫。大人上來。樓梯上。腳聲。素素的。又走了一個客人上來。幾個娘姨。大姐見了。大家都眉花眼笑的。迎上前來。正是。月暗藍橋之路。好事多磨。波橫銀漢之橋。仙槎不渡。要知後事如何。下回交代。

### 第一百六十二回 杜春心嚴親憐少子 困債臺名妓嘆窮途

且說沈二寶房間裏頭的那班娘姨。大姐聽得相幫叫了一聲大人上來。便一個個都迎出房來。一個大姐阿招。便去叫沈二寶道。先生。豪燥點起來。潘大人來哉。沈二寶正在滿肚子的不高興。說不出來的時候。只當沒有聽見的一般。動也不動。阿招叫了兩聲。見沈二寶不理他。便發起急來。走上去把沈二寶推了一把道。先生起來。嗟。晏歇點。潘大人要發脾氣。格。看官。你道這個裏頭。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情。這位潘大人。又是個什麼人。爲什麼相幫不叫潘大人。竟是這樣的叫他大人。原來這個沈二寶。本來也是個狠有名氣的紅倌人。做客人的工夫也狠不錯。但是有一件堂子裏頭最犯忌的毛病。一味的愛姘戲子。只要見了一個有些名氣的戲子。不論他的面貌如何。一定要千方百計的弔他的膀子。差不多上海的幾個有名戲角。都和沈二寶有些牽牽纏纏的。不清楚。那一天。沈二寶到天仙戲園去看戲。恰恰謝月亭第一天上臺。年紀又輕。品貌又好。衣服又甚是鮮明。唱工又十分出色。沈二寶的眼睛裏頭。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一個玉雪可念的人物。便一心一意的想要弔謝月亭的膀子。也不知想盡了許多方法。用盡了無限心機。無奈這個謝月亭。一則年紀狠小。有些孩氣。不很去理會他。二則他父親謝雲奎。約束得十分嚴緊。每天都是和謝月亭同進同出。寸步不離。生恐怕有那班無恥的倌人。要轉他的念頭。弔他的膀子。非但淘碌壞了身體。不是頑的。並且恐怕倒了嗓音。不能唱戲。他們吃唱戲飯的人。

全靠著嗓子賣錢。倒了嗓子。唱不出來。還有那個園子裏頭。肯來請叫他。所以謝月亭在戲臺上做戲的時候。憑著沈二寶。怎樣的賣弄風騷。有心挑逗謝月亭。却始終正眼兒也沒有去看他。一看沈二寶。一連看了一禮拜的戲。竟想不出一個鉤他上手的法兒。其實謝月亭這個小孩子。雖然可愛。却不是什麼上天下地有一無二的。美男子無奈。情人眼裏。出西施。在沈二寶眼裏。頭看起這個謝月亭來。真是個子都再世。叔寶重生。越看越好。越愛。越愛。這個愛情。直從心眼裏發將出來。偏偏的這個謝月亭。只是憑他做作。不去理他。沈二寶看著謝月亭。在臺上唱戲的時候。恨不得一把將他拉了過來。立時兩個人捏作一團。合成一塊。方才爽快。只是這樣的。到眼不到手。直把個沈二寶熬得清水直流。滿心奇癢。差不多害了單思病的一般。前兩年的時候。沈二寶住在南平安。生意十分發達。後來不知怎樣的。一班客人。大家都知道他愛姘戲子。一個個都絕腳不去。沈二寶又是手裏用慣大錢的。雖然見生意不好。他却一些兒都不放在心上。依舊還是吃大菜。看夜戲。坐馬車。吊他的膀子。尋他的開心。不到一年的工夫。身上欠了三千多的債。本家的房飯錢。菜錢。外面的店賬。到了年底。下催逼起來。只把一個沈二寶逼得個上天無路。入地無門。沒有一些主意。想來想去。想不出個解結的法兒。看看差不多到了二十一二的那幾天。沈二寶一古腦兒。把賬上算一算。一切的飯錢和菜錢。還有帶擋的利錢。和那些店家的賬。差不多要一千七八百塊錢。方才可以用敷衍得過去。看看堂簿上的局賬和酒賬。止有一千不到。就是那班客人。一個錢都不少。全數收了回來。也還差著一千上下。年近歲逼。那裏去弄這一千塊錢。這一天已經到了十二月二十五的晚上。沈二寶一個人坐在房間裏頭。局也沒有人來叫。看着別人的房間裏頭。雖然生意比平常的時候清些。却一樣也還有人來碰和吃酒。只有自己房間裏頭。水清水冷的。不但沒有人來碰和吃酒。連打茶圍的客人。都沒有一個跑進來。連著那房間裏頭的娘姨大姐。也都一個個無精打彩的。冷面相向。只是咕咕噥噥的。

埋怨沈二寶不肯好好的做生意。一味的在外面和那班戲子混攪。如今弄得這般模樣。連累了房間裏的人。一個大錢都摸不著。沈二寶受了他們的埋怨。委實無言可答。只得忍氣吞聲的聽著。思前想後。心上也覺得有些懊悔起來。懊悔以前生意好的時候。不該應這般胡鬧。如今到了這般時候。跳又跳不出去。彌補又彌補不來。想着若是實在打算不出什麼法兒來。只好咳定牙齒。暫落賬房。找一個有錢的人來。把自己捆出去。但是捆了出去之後。這個身體就不是自己的身體了。自己又是散淡慣了。那裏過得慣這般的日子。想到這裏。恨不得有個地洞好等自己鑽了下去。免得這般出醜。不由得兩淚交流。一個入嗚咽咽的哭。哭了一回。見娘姨小妹妹走進房來。沈二寶叫他倒盆水來洗臉。那知小妹妹只當沒有聽見。一般也不開口。把個臉兒扳得鐵生生的。冷笑一聲。竟自走到妝台前。開了妝台的抽屜。不知拿了一件什麼東西。回過身來。往外便走。沈二寶見了。小妹妹這般模樣。只氣得呆呆的瞧着他。一時倒也說不出什麼來。要想罵他幾句罷。這個小妹妹不比別人是。有五百塊錢帶擋的。萬一個和他鬧翻了。他立時立刻要起錢來。一時那裏有錢來還他。只好勉強忍住。不說什麼。長長的嘆了一口氣。忽然門簾一動。又走進一個人來。沈二寶只道就時小妹妹重又進來。把頭別轉。不去看他。却聽那進來的人口中說道。先生長遠勿見哉。沈二寶聽得不是小妹妹的聲音。却是自己舊日一個大姐。叫做阿玉的。聲音。沈二寶平日狠喜歡這個阿玉的。便抬起頭來看時。見果然不是別人。果然就是舊時的跟局大姐。阿玉便對他勉強笑道。耐倒還想着倪。實便格倒霉人。到間搭來走走。阿玉聽得沈二寶這般說法。心上已經有些明白。又仔仔細細的向沈二寶臉上一看。便失驚道。先生啥格事體。實便樣式。阿好說撥倪聽聽呀。說着便挨着二寶身旁坐下。二寶到了這個水盡山窮的時候。見了阿玉。就好像見了個前世親人。一般便拉着阿玉的手。把爲難的情形。一一和他說了一遍。說罷。又不覺流下淚來。阿玉聽沈二寶說得這般可憐。心上也狠有些不

忍只得竭力勸慰了一番。沈二寶見阿玉身上穿的頭上戴的都甚是齊整，便又對他嘆一口氣道：「耐來浪妹子搭倒蠻好耐，妹子生意阿好呀？」阿玉道：「倪妹子生意格年把總算噯，哈格一節做着仔個姓潘格客人搭倪妹子蠻要好一節，勿曾到洋鈔用仔四五千像實梗格客人故歇，總算要讓還俚天字一號格哉。」沈二寶聽了心中忽然一動，便故意問道：「格個潘家裏哈地方人呀？」阿玉道：「就是湖南格潘大人呀，耐哈忘記脫哉呀？」格辰光也做耐格呀。沈二寶想了一想方才知道，就是那潘中堂的嫡孫世襲侯爵的潘廣平潘侯爺講起這位潘侯爺來，本來性格風流，貪花好色，差不多一天到晚都是在堂子裏面過日子的，更兼家貲巨萬，年少封侯，又是個堂子裏頭的慣家花柳叢中的老手，有財有勢，那些官人那一個不巴結他，但是這位潘侯爺却是出身富貴，養尊處優，一呼百諾，慣的把性情憤得十分矜貴，到了堂子裏頭，只要一句話兒不合，便立時立單的翻轉臉皮，把那官人痛罵一場，就此絕跡不去。若是有了個和他合得上來的官人，用起錢來一千八百三千五千，甚而至於竟是一萬八千，都不算什麼事情。那阿玉的妹子叫做花婷婷，本來是個杭州人家的姨太太，後來不安於室，逃了出來，在上海做生意，把他的娘也在蘇州鄉開接了出來，又把阿玉叫了回去，就算了房間裏頭的做手娘姨。這個阿玉以前在沈二寶那裏的時候，兩個人甚是要好。沈二寶和戲子弔膀子，一半都是阿玉的牽頭，所以雖然到了花婷婷那裏，心上還是十分想念。這一天阿玉跟着花婷婷在一家春番菜館裏出局，這位潘侯爺也在席上見了花婷婷，一身上嬾娜，滿面風情，便看中了。他當時就轉了一個局，接着就跟到花婷婷院中去，吃了一個雙檯。花婷婷知道潘侯爺是個天字第一號的好客人，便提起全付精神來，殷勤勤的應酬一番。潘侯爺見他宛轉依人，圓融出衆，大大方方的，却沒有一些兒裝嬌作態的樣兒，剛剛合上了潘侯爺的意思。當夜就有了相好，那花婷婷自然拿出那鉤魂攝魄的手段來，千般暱，就萬種種纏綿，把個潘侯爺奉承得十分歡喜。一連幾月，着實托了

幾個錢。在花婷婷身上。不但花婷婷有些兒儲積。就是阿玉當個房間裏頭的大姐。一節的工夫。也多了幾百塊錢。到了十二月二十的那一天。潘侯爺早已除局賬之外。另外給了花婷婷一千塊錢。給他開銷各賬。又給了二百塊錢。給房間裏頭的人。花婷婷自從做了潘侯爺之後。只有幾戶老客人來往。新客一概不做。堂簿上的酒局賬。除了潘侯爺之外。不過七八百塊錢。到了二十三。已經把酒局賬收齊。八百塊錢。止打了一個九折。已經算是極好的了。花婷婷收齊了賬。便也把所欠的一切賬目。都早早付清。到了二十五那一天。阿玉坐在院中。沒有事情。忽然想起沈二寶來。差不多有一年多些不見了。不知現在的生意怎麼樣。以前想去看他。都為生意上事情。狠忙。不得分身。如今趁着年底沒有事情。何不到公陽里去看他。一看這一來。有分教。暮雨襄王之夢。家令靈來。春風姝女之禪。摩登無恙。未知以後如何。且聽下文分解。

第一百六十三回 逢舊侍深宵談秘戲 索新逋軟語媚乾娘

且說阿玉換了衣服。到公陽里來看沈二寶。花婷婷是住在西晉芳的。從後面穿出西晉芳弄堂。不多幾步。就是公陽里。當下阿玉見了沈二寶。沈二寶把自己的情形。告訴了他一遍。便托他不論什麼地方。和他借幾百塊錢。就利錢重些。也不要緊。阿玉沈吟一會。便答應了三百塊錢。却要四分起息。沈二寶自然答應。覺得略放心。阿玉坐了一回。便要辭去。沈二寶一把拉住。那裏肯放。只說多時不見。要和他談談。留他吃過了晚飯去。阿玉也便答應。大家手拉手的坐在一起。講得十分親密。阿玉又說起潘侯爺要叫花婷婷學坐自行車。花婷婷學了一天。跌了一交。就此不敢再學。沈二寶聽了。猛然又觸動了心上的一件事情。記得潘侯爺初做自己的時候。曾經說過最愛的是能坐自行車的女人。女人坐了自行車。自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天然丰韻。可惜堂子裏頭沒有這樣的一個人。那個時候聽了這番說話。一則為著自己不會坐什麼自行車。二則正和那一班戲子。攪得天昏地黑。

的時候。不把這件事兒放在心上。潘侯爺做了自己不到一個禮拜。看着自己的樣兒。並不十分巴結。心上生了氣。便從此絕脚不來。如今聽了阿玉的話兒。剛剛自己在八九月中。姘了一個戲子。叫做十二紅。這個十二紅。也是最愛坐自行車的。成天的教着自己坐自行車。倒練得十分精熟。不如趁着這個當兒。再去用些手段。把潘侯爺引了回來。說不定可以借着他。恁一個浴。也未可知。想到這裏。便不由得上歡喜起來。也不瞞着阿玉。就把這個念頭對阿玉說了。并道。勿然是耐妹子格客人。倪勿好去拉。但不過潘家裏來浪上海灘浪。堂子裏向做格相好。也多得勢。勿是耐妹子一幹仔。就是到倪搭來仔。耐妹子格搭也是一樣格。耐想倪格閒話。阿玉聽了。想了一想。果然不錯。便也點頭稱是。沈二寶又細細的打聽潘侯爺的性情嗜好。阿玉也細細的和他說了一遍。兩個人又談起以前弔膀子的舊話來。吃了晚飯。一直談到十二點鐘。沈二寶便留阿玉住了一夜。再去阿玉也便依允。沈二寶就在自己大床上留他住了一宵。兩個人唧唧噥噥的直講了一夜的話。直到天明。方才睡去了。了明天十二點鐘。沈二寶同着阿玉起來梳洗。又留阿玉吃了飯。阿玉方才別去。阿玉走得不多時。早見女本家金姐走進房來。對着沈二寶冷冷的說道。二小姐耐也要轉轉念頭哉。倪格房飯鈔搭仔菜賬。本底子不要緊。不過今年格事體。勿比舊年搭仔前年。倪自家開銷才開銷。勿轉。尷尬頭來裏。實梗落今年格房飯鈔菜賬。才要付清。耐是格外勿比別人。再有四百塊洋鈔借頭。耐今朝阿好先付幾百洋鈔。等倪去開銷開銷。再有格到仔年底。再算阿好。沈二寶聽了大驚。好似兜頭潑了一瓢冷水的一般。只得對着金姐說道。無嫌。勿瞞耐說。倪賬浪一場刮仔收着仔。一百幾十洋鈔。零零碎碎。老早用完。結格哉。格件事體。末那哼。弄法。總要請耐無嫌。幫幫倪。忙格哉。原來這個沈二寶。是金姐的乾女兒。所以沈二寶也叫他無嫌。當下金姐聽了沈二寶的話。板着個臉兒。冷笑一聲。道。世界路。浪格事體。銅鈔銀子。真公事。叫倪那。幫耐格忙。倪搭耐是一選。蠻要好。大家格心思也蠻對勁。

不過今年格事體。直頭尷尬。耐想倪自家格開銷。勿夠。洛裏再好幫耐格忙。耐總要豪燥點。想法子末好。勿要到仔格個辰光。大家難爲情。沈二寶聽得金姐的口風。甚緊心上。更覺着急。暗想如今世上的人。真是世態炎涼。不堪回首。前明年自己生計。狠好的時候。就是一個大錢。也不給他。都不要緊。就是這個金姐。平日之間。也不知受了。自己的許多禮物。佔了自己的無數便宜。如今却這樣的反面無情。逼迫這般利害。想着不覺嘆一口氣。便又對着金姐。懇懇切切的說道。囡梅格待倪。一逕勿錯。倪只要有法子。想洛裏肯實梗樣式。故歇實。在一個銅細才。無撥來裏。只好請無梅。俾脫格一兩日。等倪到外勢去。想法子。金姐不等他說完。頓足說道。耐末說得蠻舒徐。囡哈要緊。耐阿曉得。今朝是啥個日脚。哉。今朝已經廿六。再要停脫格一兩日。已經小年夜。哉。謝謝耐耐總算。照應倪格。拿格筆房飯。菜餚。清爽仔。耐真正。弄勿落末。倪大家慢慢裏。再想法子。耐總算看倪面浪撥倪。一個面子。要是耐一幹仔。勿拿出來。大家也才看仔。耐格樣子。才勿拿出來。格是倪僵哉。晚照式。實梗樣式。上海灘浪格。本家洛裏。還有人做賣脫仔。自家格身。講來。陪也。勿夠。曉沈二寶見金姐這樣。頂真。沒奈何。只得含着一胞眼淚。拉着金姐的手。宛宛轉轉的。央告道。無梅。請坐仔。有聲。閒話。要搭囡梅。商量。金姐。鐵錚錚。向洒脫了。手。道格。囡哈。商量。格耐。囡梅。洋細。搭倪。商量。倪。撥洋錢。去搭。哈人。商量。呀。今朝。搭耐。說明。白仔。耐家。燥點。自家。去轉點。念頭。勿要。到仔。歸格。辰光大。豕。面子。浪過。勿去。倒說。倪。坳仔。耐格。樣說。着。使。回身。要走。沈二寶。忍氣吞聲。的一把。拉住了。這囡梅。勿是。呀。倪有生意。浪格。閒話。搭囡梅。商量。呀。金姐。聽了。方才。回身。坐下。催他。有話。快說。沈二寶。便把。潘侯爺。的性情。專愛。能坐。自行車。女人。和自己。昨日。心中的。意思。要。想。在。潘侯爺。身上。弄他。一大筆。錢。宛宛轉轉的。金姐。說。了一遍。又。蹙着。眉頭。道。倪格人。囡梅。也。曉得。格。只要。潘家。裏。跑。進。仔。倪格。門。老。老。實。實。勿。怕。俚。跑。到。啥。地方。去。不過。格。件事。體。總。歸。是。開。年。格。事。體。哉。今。年。年。裏。向。洛。裏。有。洋。細。開。銷。囡。梅。就。是。拿。倪。隨。

便那哼也逼勿出一個銅鈔。衣裳首飾好格老早當脫格哉。故歇格點衣裳首飾一榻刮仔幾百洋細格事體。再要去當脫仔新年裏向那哼出去做生意。倪想起來只得求求。嘸姆賽過做好事搭倪。隨便洛裏去借幾百洋鈔。拿格房飯賬菜鈔付清仔就是五分八扣也說勿得格哉。倘忙到仔開年。靠仔嘸姆格福氣生意浪多。點洋鈔總歸搭嘸姆二分賬末哉。倪待嘸姆一逕勿會錯歇。賽過自家格親生娘。嘸姆待倪也賽過自家格親生團件。嘸姆總算照應仔自家格團件。倪受仔嘸姆格好處心浪也明白。來浪說到這裏不覺眼圈兒一紅。心上覺得十分委屈。又道。倘忙嘸姆定規勿肯答應倪也。勿怪嘸姆總歸才是倪自家勿好到仔故歇。懊悔也懊悔。勿來格哉。嘸姆再勿肯照應倪點是今生今世總歸。嘸姆撥出頭日脚格哉。說着不由得兩淚交流。幾乎要哭出來。金姐聽了這番說話。却着實的沈吟了一回。登時面上露出笑容來。看官你道金姐是聽了沈二寶的一番話兒。說得十分懇切。方才打動了他的心麼。那裏知道世界上當老鴿的人都是那狼心狗險鼠肚雞腸。只認得錢不認得人的寶貨。就是他親生父母欠了他的錢也。是一文不饒兩文不讓的。何況沈二寶不過是他的乾女兒。那裏肯放他過去。這個金姐在上海當了二十年的老鴿。手裏頭着實有幾個錢。方才問沈二寶着緊的討錢。並不是自己過不去。爲着這兩年沈二寶的生意不好。又知道他拖了幾千塊錢的債。恐怕他得空同着戲子逃走。給你一個遠走高飛。不是頑的。早已暗暗吩咐沈二寶的娘姨大姐。一步步的緊緊跟隨。如今又有心逼他歸賬。預備他還不出來。就把他所有東西統通扣住。給他一個先下手爲強。外面的店賬。憑着沈二寶自己去設法支吾。他只要自己的錢到了手中。那裏還管別人的死活。如今平空聽了沈二寶的這一席話。又許他二分八分賬。不免就有些貪得起來。更兼知道潘侯爺是上海地方數一數二的闊客。沈二寶又是個堂子裏頭香名鼎盛的倌人。以前生意不好。是他自己愛妍戲子鬧壞的事情。以致客人裹足。如今既肯回心轉意。改悔前非。好好的做生意。原是一定做。

得出來的。不如趁此做個人情。不去追他的房飯賬和菜賬。面子上只說和他在外面轉借了錢來。開銷這一筆賬。既然賺他一筆大大的利息和扣頭。還白白的得他一個二八提來。料想將來這個潘侯爺一定逃不出沈二寶的圈套。那時沈二寶有了錢。一個大錢都不會少的。想到這裏。便不由的臉上露出笑容來。沈二寶看了。知道他心上已經答應自己心上的。一塊石頭方才落地。金姐看了。沈二寶一眼。故意嘆一口氣。道：「二小姐耐是年紀輕。勿曉得上海灘。浪格把勢。飯勿容易吃。嗟耐放仔好好裏。格客人勿做去。搭仔格排唱戲。格戲子吊膀子。耐看仔格排戲子。已結得耐蠻舒徐。蠻高興。只當俚篤是好人。洛裏曉得格排滑頭碼子才來。浪想耐格洋鈿洛裏有哈格真心待耐。等到耐洋鈿嘍撥哉。俚篤也勿來哉。倪格辰光一選搭耐說格排戲子。靠勿住耐勿肯聽倪。格閒話。故歇弄得實梗。早點聽倪兩聲閒話。洛裏會到實梗樣式。二小姐啊。吃格碗把勢飯。苦煞格嗟拿仔自家身體去換別人。家格銅鈿。洛裏會幾化。稱心耐末貪圖仔戲子。稱耐格心樣。才依仔耐。要俚篤那哼。俚篤就聽耐那哼。阿曉得自家身體。稱仔心。銅鈿勿稱心哉。呀。金姐說到這裏。還待要再說下去。只把一個沈二寶說得滿心慚愧。滿面羞惶。憑着沈二寶的臉皮。再厚些兒。也不由帶耳根連頰子。都漲得通紅。金姐便頓住了口。不說下去。正是金空歲暮。何來越債之臺。逝水華年。詎有翹風之寵。不知金姐還說些什麼。請看下回。便知分曉。

第一百六十四回 逼殘年借人借債 喪良心小子探囊

且說金姐見沈二寶羞得面紅過耳。二十四分的不好意思。便剪住了話頭。不說下去。停了一停。方說道：「二小姐耐勿要見氣。嗟倪是不過望耐生意好。點大家有點好處。實梗洛勸耐等耐心。浪明白。點倘忙耐要見氣。末格是倪下轉。連搭仔口才勿敢開格哉。二小姐耐想倪格閒話。阿對沈二寶紅着臉道。嗝姆格閒話。說到仔洛裏搭去哉。嗝姆搭倪講格才是好閒話。倪歸格辰光。煞死勿肯聽。嗝姆格閒話。故歇弄得實梗樣式。早點聽仔嗝姆格。」

閒話也勿換至於實梗格樣式。故歇倪也嘸說法格哉。只好拿前頭格事體。一場利仔才丟脫。賽過嘸撥實梗格事體。前仔開年規規矩矩。一心一意做生意。倘忙生意好點。也是嘸姆照應仔倪。一場總算勿會落空。嘸姆剛剛搭倪講格閒話。倪一句一句才記來裏心。浪向故歇除脫仔。嘸姆再有啥人肯搭倪說格號閒話呀。金姐聽了拍手道。難末二小姐耐明白哉。倪說耐實梗一個明白人。洛裏會實梗糊塗。耐真正肯拿從前格事體丟脫仔。一心一意做生意。格是定規做得好格。幾千洋細格債。啥格希奇。說到這裏。便又故意作難道。故歇別樣事體才勿要去管。倪倒是耐要借洋鈔。真生活說着。又屈着指頭算了一算。道。房飯賬搭仔菜鈔。算俚七百。再有四百洋鈔借頭。故歇過年格辰光。洛裏去借啥洋鈔。要借洋鈔。要末到中尙仁。蕭三大搭去借。不過利鈔重得野篤。沈二寶到了這個時候。那裏還管什麼利錢重不重。就是要他對本對利。他也沒有什麼不答應。便再三重托了金姐。托他去做保代借。明知道金姐自己有錢。蕭三大大的話兒。不過是做個推托罷了。當下金姐還故意作難了一回。沈二寶又再三再四的央告。金姐方才答應。故意到外面去走了一個轉身。便回來和沈二寶說。蕭三大雖然肯借。却要四分起息。先付三個月利錢。又要打個八扣。合算起來。要借一千六百塊錢。方才敷衍得過去。一千六百塊錢。打個八扣。先扣去了三百二十塊錢。再付三個月利錢。一百九十二塊錢。還有什麼代寫借據。和中保人畫押的錢。賬房先生的回用。整整的又是八十塊錢。合起來只得一千多塊錢到手。還要貼出一百塊錢。方能把房飯錢。菜賬付清。還有那些煤爐上和廚房裏頭的零碎開銷。不在其內。沈二寶聽了。心算了一遍。竟要生生的吃虧六百塊錢。雖然心上有些舍不得。但是到了這個時候。明知道金姐是捉着自己做的。不怕自己不答應。臉上又不敢露出那一種不願意的神色來。只得勉強裝着笑容。連聲稱謝。一一依從。金姐拿出一張寫好的借據來。叫沈二寶在上面畫了一個十字。便收好借據。去了一回。果然帶了一千塊錢的一張莊票。和八塊現洋回來。除了